

河洛书院文化系列学习选刊

书院故事

第15期（2022年）

河南科技大学河洛书院编

2022年9月10日

前言

自唐初至清末近1300年，7500余所中国书院，遍布华夏广域，以求学问、成人之教、文武担当、经世致用为所求，创布德传道、人文化成、育才兴邦、服务天下之壮举，延东方之文脉，垂青史之典范。

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在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本学习选刊，将通过精选并讲述一系列中国古代书院故事，以期为大家体味、认知和理解“真”的过去，不忘本来传承千年书院的文化血脉，面向未来开创新时代大学书院制改革中国特色之路，引发思考，提供帮助。

为保证年代准确、史料真实和故事翔实，编者查阅了大量图书报刊网络百科文献资料，引用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，在此一并说明和致谢。因水平所限，其中差错在所难免，诚待敬启者批评指正。

戴蒙书院：耕读之风 家学传承

戴蒙书院，位于浙江永嘉楠溪江流域的溪口村，由南宋进士、曾任太子讲读的著名理学家戴蒙（生卒不详）创办，因宋光宗（公元1147-1200年）赐匾“明文”旌表戴氏故里，又称“明文书院”，是永嘉最早的书院之一，是楠溪江**耕读文化的历史见证**，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。

—

楠溪江，“水美、岩奇、瀑多、林秀”，为中国历史文化名胜之江。南北朝刘宋时期，谢灵运曾任永嘉郡守，在此写下“罗列河山共锦绣，浮沉沧海同行舟”等山水诗句。南朝萧梁时期著名的医药家、炼丹家、文学家陶弘景在此修炼，写下名诗“山中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；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”。唐代大诗人李白的“康乐上官去，永嘉游石门”，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“自言官长如灵运，能使江山似永嘉”，讲的都是楠溪之旅。宋代以来，永嘉楠溪还留下了朱熹、陆游、文征明、李渔、弘一法师、朱自清、汪曾祺等人的游踪及诗文。

楠溪江村落的发展得益于晋、宋时期两次人口大迁徙。西晋末年，晋室南渡，黄河流域中原汉人把中原文化带到了东南沿海。六朝时，永嘉郡守王羲之、谢灵运又不遗余力地推动文教。《温州府志》载：“王羲之治尚慈惠，谢灵运招士讲书，由是人知向学，民风一变。”此后人口向中上游推移，便也将这深厚的文风带往楠溪江深处。第二次为北宋末年，宋室南迁，不少士族由中原等地来到楠溪江定居，这些迁居而来的大多是名门望族，如苍坡李氏祖上曾是唐朝王室后裔。这些移民在楠溪江建立村落，寄情于山水，过着半耕半读的田园生活，再加上因科举改革而得到加强的尚读之风，便促成了楠溪江流域耕读文化的繁荣。

耕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。在传统社会，“一等人忠臣孝子，两件事读书耕田”，“耕读”是人们根深蒂固的生活理想。孔子主张分开，“君子谋道不谋食。耕也，馁在其中矣；学也，禄在其中矣”。实际上，耕读情况一直存在，多是隐逸之士，或乡村人家。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、军事家诸葛亮，“隆中耕

读”，自食其力，蓄势待发，可谓耕读人才的典型代表。东晋时期伟大诗人、辞赋家陶渊明亦有诗云：“种豆南山下，草盛豆苗稀。”“息交游闲业，卧起弄书琴。”到了经济文化大发展的宋代，半耕半读成为常态。在楠溪江古村落，这一生活理想显得尤为强烈。究其原因，楠溪江古村落不同于单纯以耕作生产、自给自足为目的的生存型村落。因于始迁祖原本多是经济和文化根基较深厚的望族，他们将自身的文化素养一并带到楠溪江畔，为后代留下了**“勤耕立家，苦读荣身”**的家训。他们一边像土生土长的乡民一样，为了生存而耕作，事稼穡，丰五谷，养家糊口，以立性命；一边继承宗族传统，遍读诗书来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，知诗书，达礼义，修身养性，以立高德。耕读传家，促进了文化普及、礼乐教化、农业发展和思想创新，成为人生快乐之事，以至宋代出现了“东南财赋地，江浙人文薮（sǒu）”的现象。

二

耕读之风，深入楠溪江中上游的各个村落，在村落结构上的表现之一，就是文教建筑的普及。北宋时，为弥补县学不足，永嘉一些有识之士，大力创办具有私人讲学性质的书院。一时间，楠溪江流域书院如林，名士众多，“书院现象”蔚然成风，私学教育繁荣发展。宋室南渡后，得益于政治利好，私学教育进一步发展，楠溪江畔书院尤为密集。据史料考证，整个宋代，楠溪江畔开办书院高达 21 座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在当时均位居前列。自宋代后，楠溪江流域更是大小书院林立，如雨后春笋一般。到明朝时，已有 46 座书院，还有不计其数的书屋和私塾，仿佛迎面吹来的江风都饱含诗书气息。

在溪口村这座小村庄里，就曾先后建有戴蒙书院、祠堂前书院、小山堂书院等 7 座书院，至今保存较为完好的还有 3 座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戴蒙书院。书院的创办者戴蒙为南宋著名理学家，是科考历史上最年轻的状元汪应辰（南宋绍兴五年，即公元 1135 年，会试第八，殿试豪取状元，当世虚岁不过十八，宋高宗赐名应辰，其状元卷，后来被奉为“吏治宝典”）的孙女婿。戴蒙在南宋光宗绍熙元年（公元 1190 年），

登进士第，授丽水尉，官太子侍读，封朝议大夫。他曾弃官入福建武夷山，从朱熹学理学，研究“六书”，后来，回乡创办戴蒙书院。书院建在山间盆地，依山傍水，花草丛生，松竹相间，很好地体现了自然之美。书院的建筑材料多用卵石原木青瓦，“天然去雕饰”，朴素而简洁，透露着自然的力量，处处折射出耕读文化对空间的理解、对自然的尊重。**戴蒙书院的建筑风格，具备“家园”所应有的归属感**，更能满足士子们的文化心理需求，从而成为他们退而从学之所。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”，他们可以在此展开对生命、知识、存在的执着探求。

戴蒙**提倡自由讲学，注重学术讨论**，将宋文化多元开放、经世致用的特点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形成了较为显著的特点。**第一，注重士子培养**，溪口戴氏曾是永嘉历史上的名门望族，南宋时一口气出了8名进士、11名学者。戴蒙即“八进士”之一，此后人才辈出，官儒盈门，被称为“诸儒之宗”，更有“宋室尚书第，明庭御史家”的美名。**第二，重视宗族和家庭孝道**。《尔雅·释亲》云：“父之党为宗族”，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组织，指同一父系大家长的子孙后代。宗族是一种以亲缘关系为基础、世代聚族而居的血缘集团或社会群体组织，亦是耕读文化中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。戴蒙书院便是以教育戴氏宗族子弟为核心，书院中亦有“父子昆弟，自为师友”之说。以宗族为核心的书院，其教育的核心为传统伦理，而尤以孝道为重。**第三，重视家学传承**。戴蒙辞官回乡创办书院后，潜心经史，著有《易书四书说》《禹贡辨》等。其子戴侗（公元1200—1285年），淳祐元年（公元1241年）进士及第，由国子监主簿守台州，德祐初年（公元1275年）由秘书郎迁军器少监，辞疾不起，继承遗志，历时30年撰成《六书故》。**《六书故》**，选字7000多个，不仅注释本义，还指出文字的引申义和假借义，**可以称之为当时的常用字典**，推动了南宋文字学的发展。

三

现存戴蒙书院地基仍为宋时所建，地面建筑为清代乾隆年间重建。回望戴蒙书院的历史，也许能给现代社会诸多启示。南宋时，戴蒙于书

院培育子弟，其**教育理念，重知识、道德而至于审美**；其**培养之人，追求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”**，而达至“孔颜之乐”的境界，一时桃李茂盛，声名显赫。元明以后，虽不再有如此辉煌，但书院尚存，读书风气尤在，“遗风余韵，元明间时有所闻”。随着现代教育体系地不断完备，书院已不复当年之辉煌，然而散落在各地的书院犹如美丽遗珠，记录着宋时永嘉的文化巅峰，也是楠溪江宋文化最好的代言。**戴蒙书院带来的是润泽千秋的耕读文化，是薪火相传的崇文重教理念，是出世与入世相结合的血脉精神。**书院里的青灯古卷虽已烟消云散，但永嘉人对知识的崇敬、对文化的追求，对生活的审美意识，更有从祖先那里继承的攀登知识高峰的千古不变的梦想，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湮灭。

时至今日，永嘉人依然保有书院情节。许多书院在损毁后，又经后人不断重建，便是对传统区域文化的一种延续。为了保护书院这一资源，近年来永嘉不少现存的书院先后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：芙蓉书院 2006 年被列为全国第六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；戴蒙书院在 2005 年被列为浙江省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；建于宋治平元年的普安书院，于 1992 年被列为永嘉县第三批文物保护单位；位于枫林镇垟山村的醉经堂，在 2003 年 1 月被列为永嘉县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；桥下的耕读楼在 2010 年被列为永嘉县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。而一些新建的书院，如永嘉书院、楠溪书院等，也正结合现代艺术文明，不断推陈出新，成为新时期文旅融合、文化创意和产业化运作的经典案例。如今，立足于时代的高点，以永嘉学派为背景，以耕读文化为根基，以逐步恢复书院的讲学、论坛、学术研究等功能为依托，楠溪江畔正在形成一个高贵而朴素、富于文化内涵和精神情趣的文化园区，在这里可以尽情体验“自由的呼吸，自由的思想”，感受文化赋予的深度熏陶。